

编者按

冬意浓浓，春天渐近，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季节的风中依然显得生机勃勃。青春是人生最美的文字，每一步的开始都是一部杰作。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抓实双减教育工作的同时，一直坚持不断加强对学生文学写作兴趣爱好的培养，塑造了一大批的文学新人，他们的作品还相继刊发在省内外的报刊和文学园地。本期特别推出学校初中部分学生优秀习作，以飨读者。



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初中学生习作选登

翩舞银蝶映我心

初 2019 级 11 班 梁耘瑜 指导老师:康庆

巴草作伴,显得好是凄清。但母亲仍坚持在下班时,黑灯瞎火地去浇水,让我感觉这既费解又可笑。

“它们铁定活不成。”心中碎碎念道“为什么要移一堆死树过来放着?”但过了约摸几周,它们竟完成了抽芽、初叶、甚至蓓蕾将绽的生命周期。而在若干周后的某一天,当我若无其事地路过苗圃时,竟发现一片翠绿、青绿、墨绿中,绽出了几簇白。

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哪来的顽皮小孩扔的纸团,可当我走近时,只见两三朵花生在绿潮里,七八瓣儿的花瓣拥在一起,末端又向八面绽开,微微卷起;花中仍有蓓蕾未舒

开,由底部的青黄色勾起螺旋状纹路直至端头的雪白,花托像是由藤黄和花青调出的淡绿色一点点挑染上去的。既不是中国画的浓墨重彩,也没有水彩画轻浮的点染,更不是油画的明丽斑斓,而是纯贞、梦幻的一抹白点缀在一碧紫阴里。

当我伸手向其中一朵花时,母亲喝住我,将我伸向花的手牵住,往办公室走,随之迎面拂来的是阵阵熟悉又陌生的香,馥郁中不缺淡雅。这竟是那贞洁所沁发的味道。

异常的浓郁,虽然让我有些不习惯,但此后的每一天,母亲都会用剪刀斜剪下两

三枝花插在一个矿泉水瓶里,于是乎,我为数不多的放学时光也沐浴在其中。

但不幸的事降临了。从第一天开始,我就会频频打喷嚏,浑身痒得难受,到后来愈发严重——我过敏了。

是对这种浓烈型的花香过敏。自那以后,母亲再也没插花,我也再见不着那办公室里流溢的芬芳,只有一个矿泉水瓶子,带着一丝绿藻的水浑在里面,以及被剪处的斜疤结痂留在了枝头。然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,曾经有些许栀子花,沁香了,这里……

愧疚被拉成了一段又一段的银丝,将我拉扯回到现实。

一次次我对花的排斥和默默驻足观赏、隐爱,就如同我和母亲之间的排斥、冷战以及不敢互相倾诉的爱。

暖阳下,一习风过,翩然起舞。灼人侧俯的背影,浸湿我眼眶。

田埂芒花惹人爱

初 2019 级 5 班 胡语桐 指导老师:袁榕蔓

秋已半,物华忙……

——题记

秋的信使刮来了远山的雾影,起伏跌宕,层层叠叠。大地渲染上一层一层金黄的波浪,栾树摇下了一地碎金。氤氲朦胧中,一片灿黄里,却吹来了一片孤独的花海,一叶紫白的小舟……

少年的心事总是如秋分婉的枯枝落叶般,满目皆是惆怅。痛苦,嘶喊,却无济于事。冷风卷起落叶恣睢乱舞着,一股股如刺的风戳破了我的脸庞,疼得钻入心窝。

我真的好累……

“我们去芒花田转转吧。”一阵风拂过,向我伸出一只手来。“好。”我搭上外公的手,冰冷脸颊停止了刺骨的疼痛,风的恶魔被那阵风挡住了。

于是,我们走进了泥泞深处的芒花田埂间。一簇一簇的花浪袭来,携着风的暖,将我和外公包围其中。黄昏的浓酴让紫白的芒花田变得璀璨动人,散发出温暖的气息。外公轻轻抚摸着,布满老茧的大手发出沙沙的声音。我的心事却又被一阵冷风刮来,泪水簌簌落下。我说:“我有点累,外公。”“没事的,看花。”外公的眼间似酿了一壶浊酒,在其中却又偷偷的,缀

了一些芒花进去。

“花多美呀!”外公感叹道,淡紫的精灵,素白的天使在花萼上摇曳着,如小鱼儿吐的泡泡一般,小巧玲珑,晶莹剔透,一缕风顽皮的捅破了泡泡,于是花苞里便露出一小撮宫粉,朱砂的艳。一朵芒花飘落在我的袖口,我将它轻轻捧起,放在了心间。

夜来,多美!

冷风渐渐地不再惹意胡为,枯枝与落叶,随一阵无名的风刮来;一片狼藉,也与秋的信使一起,随风而去。在这片花海的暖里,我怀揣着无法言表的爱,在风雨之中,坚强地荡漾着……

玉镯诉爱

初 2019 级 4 班 雷诗韵 指导教师:钟映君

她似玉般冷洁的双眸,在霞上泪光的瞬间,诉尽温情。

——题记

乡院中的梧桐叶黄,在寒风中被驱赶,满是枯败。簌簌叶落夹杂寒意,老人的轻咳揉在风声里。

“祖祖,要喝水吗?”我殷切问道。曾祖母摆摆手,反问我:“你弟弟回来了吗?”我心里霎时有有些寒意与苦涩——这是她第三次问表弟的行踪了,回乡多日,却从未听过曾祖母关心我一句。

“还没呢。”我简短回答。“噢……”老人的声音像山谷中的风回响,又轻轻地消失。曾祖母空洞地望着电视机,嘈杂的人声同她显得格格不入。她在我面前向来像那只玉镯,带着浑透的光冷漠漠然。

到了离开的日子,我机械地向亲戚道别,却在回眸时,在沙发的角落,看见了那双带着泪的眼。我走到曾祖母身旁,她缓缓握住了我的手。

玉镯跌在我手背上,不同于冷冰的外表,有些舒适的暖意。曾祖母垂着头,我看不见她的泪眼了,只看得见她整齐的发,与那只玉镯。

我看着她那只陪伴曾祖母多年的玉镯,仿佛看见那些年来曾祖母同我的点点滴滴——那时她抱着牙牙学语的我,看我提着她的玉镯甩晃,同我咯咯地笑;那时她腿脚仍好,穿着单的衣服,在院里陪我扔皮球;那时她在林立楼厦间追着溜旱冰的我,生怕摔倒的娃娃没人扶起……

还有我未曾看见的——一个个早起上学的日子,曾祖母摩挲着玉镯,问我吃

饭没有,添衣没有。

十余年的每一天里,那只玉镯都在曾祖母的手腕上映出柔和的光芒;曾祖母也在用她的方式,不善言辞地表达浓厚的爱。

我看着面前的老人,碧润的玉镯圈在她消瘦的手上,像是把她全部充盈着爱的岁月都汇入其中。我更觉她像这玉镯了,外表清冷漠然,其实是把温暖埋于心中。

在那些坐在电视机前的日子,无意识窗外风景的日子,无心茶饭的日子里,玉镯待在她身旁,记录下平淡的担忧与关心中深沉的爱。

曾祖母不必用言语表述她的爱,似玉般的双眸道尽岁月。玉镯散发的柔和光芒穿过萧瑟的梧桐叶隙,藏在其中的爱意奔来,充盈了我的眼。

我的心爱物

初 2020 级 8 班 赵梓译 指导教师 朱建群

想偷偷地挺直身子,看看老师们是不是在走来走去给孩子们盖被子,可是不行,因为我要很乖很乖。

老师说乖孩子可以得到一朵红纸扎成的小红花。女孩子可以扎在头发上,男孩子可以系在手腕上。大家都盼望着,一朵明媚而显眼的小红花。扎在头上,系在手上,多神气!

所以我必须得很乖很乖。

我恍惚中听到了纸与纸之间摩擦而生的沙沙声。原本轻柔,镀上一层期待与盼望,便更令我想听呀、多听呀。我就在这缓慢悦耳的沙沙声中,戴着一朵盛放的小红花入睡了。

星期五将放学的时候,孩子们照样坐成一堆看影片。我好想跟朋友长篇大论一番我的想法和意见,可还是不行,我好想要小红花啊!突然,我的马笔似乎被

谁轻轻拉了一下,旋即纸绳缠绕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,我整个脊背立即挺直,正襟危坐,一动也不敢动,屏息敛声,脸上大概是一副庄重肃穆的神情。直到那一股重量消失,我才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头,然后如踩在云上一样轻飘飘的,心中充盈着喜悦与满足。

我打开了盒子,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朵崭新的、干净的、永远潮流的小红花。

时光的流逝有时并不能改变什么。我的小红花们,跨越了漫长的岁月重新回到我身边,将那份最纯澈的孩童的喜悦与师长的关爱带给我,让我回望亦或向前,永远都满怀希望与幸福,于是可以继续平生。我的心爱的小红花,是永远的春花,也是永远的秋月。

父亲的色彩

初 2020 级 9 班 李非亦 指导教师 周小舒

世间万物皆有色彩,而父爱的颜色是别样的。我爸出生在重庆乡村里,在当时辛苦的农村生活中,我爸从来没有因为辛苦劳累而放弃学习。

记得他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:“那时可辛苦了,一大早就起来,你姑妈和你婆婆爷爷就开始忙,我就拿起一个装玉米的钵带起书就去上学。从家到学校要走 20 多分钟,一会儿上山,一会儿下坡。奔走在春天的泥泞小路上,踩在湿漉漉的泥巴上,特别有劲,有时候还要下雨,那些土路上头全是稀泥巴,只有拎起布鞋就开始跑,到了学校之后冲完脚就去上课。”

那种令我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泥土的黄,是老爸幼年时辛苦劳动、坚持学习的底色。

多年日晒的皮肤显得老气中带着朴实,微笑中带着刚毅,长大后的他成为了一名边防军官。每次回家他的肚子就成了我拳头的目标。一米七几的身高使得他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,一抹油光可鉴的黑发,让人发笑。

迷彩服的棕黄色,这是老爸成年时奋斗奔波献身边防的颜色。他的双手犹如钳子,抓什么都很牢,推秋千、做饭、打球,这双手陪我度过了多少时间。小时候,浪湖边的公园,有一架秋千,爸爸的大手时常在上面拂过轻轻推着我,时而推上,时而荡下,那双手荡起了我的欢笑。那双手还会做川珍海味,每当午饭之际,那些高端饭馆里也尝不到的鲜美食品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,可以想到,老爸穿着围裙,手握快刀,在厨房里尽情挥洒的温暖情景。他虽然打不来篮球,但是每次和我运动时都尽力练习着,我看到那一双黑里透黄的粗糙的手在笨拙地挥动着。黑黄的皮肤,是为人之夫、为人父关爱的暖色。

这双手不知陪了我多长时间,每一次的敲门我都希望是他回家。有一次他半年没有回家,我卧在沙发上突然听见开锁的声音,一进门便看见是他的归来,我兴奋极了,见他立刻张开双臂微笑着看着我,我连忙激动地拥入他的怀中。

这双手中有四道沟壑,它们承载了岁月,承载了我的欢乐和思念。

棕黄色,是父亲儿时走过千万次的泥泞小路的颜色;
棕黄色,是父亲青年时作为一名边防军人的英雄本色;
棕黄色,是父亲为我烧菜做饭、陪伴我与母亲的温暖底色。
这是父亲的颜色,他是铁血男儿,流血不流泪;他是柔情暖爸,温暖伴我行;他是我生命中一抹最美的色彩。

蜕变

初 2019 级 5 班 严梓倩 指导教师:袁榕蔓

最终的一丝霞光被暗夜所吞噬,逐夜的长灯同熄时——缀空的烁星才会破开长夜的茧,才渺星而涣淡,蜕变。

浑淡的霞光溢下,夜似将归,而霞光久在,长灯也蓄势。我自世中作着茧,何来蜕变?

父亲沉着脸说他会将乡一趟。他行止间刻意的强作镇定,我便知道,祖母病危。祖母体弱,因而这于我们家算是稀疏平常之事了。只是这次的几乎无人告知令他愤怒罢了。

我心中却不是十分焦虑。祖母曾经有过几次危险,终究不都还绽笑着笑颜道自己如这晚霞,无论如何都还残有最后一丝霞光吗?抛开隐隐不详,父亲驰至云边,一晃不见。也许有他的存在便一切安稳,他便同那驱夜的长灯。

夜色为丝,我以丝筑茧,何来蜕变、逃避。前望时辉霞漫天,后看时黯夜笼空。夜总在恍惚与疏忽之间吞噬了最后一丝霞光,连长灯也熄。避世茧中,蜕变正临?

回乡的途中多了我,可望那天空,晚霞仍在,一直都在,为何我要回去?直至来到乡中从未去过的地方,是白花纸人簇在身旁——那可就是晚霞已逝长夜笼空。我寻找长灯,切盼父亲给我能够逐夜的光,却只见他红肿的双眼。

告别在即,我看着我苍白发静谥的脸,暗自松了口气。那一定不是我的祖母,我的祖母终日洋溢着温和,笑颜如花,不是如此的冰冷。只是她和祖母长得相罢了。我很肯定地说,我只见到了掩面痛颤的父亲。长灯已灭,天黑了。夜色的蚕裹住了我。

夜来时长灯宏明。可长灯熄时便只剩黑吗?万光隐时,星光便破夜闪烁,蜕变正临。

我终是无法逃避现实了。竟没有一丝泪下,只是静静地来到祖母身旁。“祖母,再见。”我知道这便是永久的诀别了,不由立了许久。随后一把挽起了长灯让他离开黑夜。父亲几乎不知不觉地趴在我肩上,痛哭,流涕,颤抖,无助。

长灯渐渐平熄下来,他的泪依旧不停,只是狠狠地抱了抱我,摇晃着身子主持大局去了。我看着父亲,心中莫名翻涌起来。我将父亲拉回座位休息,自己则替代长灯原有的光。漆黑的夜化作了星夜,满天星微闪烁。

点燃了长灯。父亲的泪渐渐止下了。他起身来到我身边,让他自己继续驱夜。我躲在了荒山的大石后,这时眼泪才决堤汹涌,满眼的泪倒映都是祖母温和的笑。抬头,熄灭的长灯被破茧的星光点燃,掩住了星光,逐夜。

可纵使泪涕肆流,我知道,霞在否,灯熄否,星光被蔽否,万星都一直耀于夜空,已然蜕变。

也许这微渺的星光唤不回晚霞,但这宏决的星光能点燃长灯。我若星光,自此星光留于空中。它追念晚霞,它唤醒长灯。星已蜕变。

请抬头,今夜灯明。
请细看,今宵星满。

向阳花生

初二.14 班 王锦霖 指导教师:杜才蓉

我的心中,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。

“自李唐来,世人甚爱牡丹。”他们爱牡丹的雍容华贵。陶渊明“采南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”,他恋的是菊花的高雅纯洁。周敦颐“予谓莲,花之君子者也。”他迷的是莲花不被淤泥污染的清廉。而我的钟爱是向日葵,我痴迷于它烈日而生的信念,我赞同它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信仰,我偏爱它不畏世俗、挑战极限的精神,我爱它的灵魂,希望能追随着它的身影,向阳生。

五年前的暑假,风光正好。那时,是在乡间田野里。正值八月,太阳很大。我最是耐不住性子,爱在午后叫上哥哥姐姐们一起,在田野里疯耍。

我们会赤着脚走在泥地里,会在道边不知名的野花丛中扑蝴蝶,玩累了,哥哥会在道边的树上摘些果子,我们就会“席地而坐”,一起分食。印象中,那些果子都不大好吃,涩口极了,可大家谁也不会说,只是看彼此皱成一团滑稽似的脸,然后咽一下口水,继续让它吃完。

有时,会遇到一大片向日葵,不用想,这是别人家种的。运气好,没有人时,就会有几个胆大的,跳到田间去,掰扯几朵。我仔细细过。它的叶子像个大大蒲扇,上面还长着许多毛刺刺,正面是深绿色,反面略带些银白。一阵风吹来,还会闪着银光呢!花中间的大圆盘有很多小孔,那儿的颜色黄里透绿,外面花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。它的脸儿有椭圆,花瓣像一只只细长的眼睛。从远处望去,像镀金色的小太阳,倒也特别。

刚开始也就图一新奇劲,后来开学了,早把什么向日葵抛之脑后了。再次拾起它时,是在多年后的美术欣赏课上。了解到梵高的一生悲惨至极,因为疼痛的折磨和条件的艰苦而限制了他的一生。就在后人为这位艺术家为之嘘吁时,他没有选择放弃,做他所热爱的绘画事业,画出了给他、给人们以光明和希望的《向日葵》。不仅仅温暖了他破碎的心,也给他照明了人生的希望。这正是向日葵带给他的无限力量,让他从流言蜚语中走出来,让他从病魔手中逃出来,成为了令世人赞叹的伟大画家,去做他的所想所爱。但那些都是后话。

记忆中的那片花海,渐渐变得清晰……

从那时起,我始终相信,总有一天,我将携手世间美好,无论多远,我都会跨越山河,种下一片片向日葵,留下万丈光芒的一片金黄。我的心里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,比任何美酒都要芬芳,滚烫的馨香淹没稻草人的胸膛。